

斐洛凡士探案之一

# 奧森血案

范達痕著 程小青譯

836

Kt

<2

世界書局印行

## 譯者序

當一九三〇年七月七日，福爾摩斯探案的著者，英國柯南道爾爵士的死耗傳佈以後，全世界愛讀偵探小說的人們，都情不自禁地引起一種驚異，有幾個甚至發表他們同情的嘆息：「死了一個健全的偵探小說著者！這是讀者們多麼的損失啊！」的確，自從一八四一年，哀迪筋挨倫坡的第一篇偵探小說——麥格路的兇案——出版以後，一百年之間，偵探小說的演進，從萌芽而滋長發榮，而抽條佈幹，而開花結實，而最後的收穫者，自不能不讓給奧塞柯南道爾。因為從質和量的方面，在這短短的偵探小說演進史上，他當真處於集大成的地位。他的死，實不能不認為偵探小說界上一大損失。

一就是在這不幸的消息傳佈以後，接著的是一個可喜的消息，就是那美國范達痕筆下的斐洛凡士探案，繼續着福爾摩斯的地位，也已與世人相見了。

斐洛凡士的作者范達痕(S. S. Van Dine)在文壇上似乎是一個後起的作者。當他的第一篇貝森血案

(The Benson Murder Case)發表以後，讀者們因着這案子的一鳴驚人，曾引起過一回刺探的趣事。大家要知道這個不見經傳的作家的真相：怎麼會有此一枝靈動的妙筆？初出茅廬人怎麼能有此驚人的貢獻。其實這作者的眞名，叫做衛拉特頓哀脫(Willard H. Wright)本是一個久戰文壇的老將。前幾年我所譯的世界名家偵探小說集，就是他所選輯的。他對於文學，哲學，美學等，都有深切的研究，關於這一類的著作，也有十數種之多。至於他從事偵探小說的動機也很有趣。某年，他不幸患病進了醫院，據醫生的診斷，至少須在醫院中靜養一年半，至二年的時間。在這時期中，醫生又禁止他用腦，擯絕一切書報。後來他因着受不住寂寞和沉悶的痛苦，便向醫生商量，可否應許他瞧瞧那些他平素認為不屑讀的偵探小說，以資消遣。他曾坦白地承認過，他那時曾和一般人一樣抱着謬誤的成見，以為偵探小說祇是一種蘇聯消遣的小說，沒有多大價值。他在百無聊賴的病院生活中，

纔想到把來解解煩悶。不知那醫生的應許，竟很有造於他，也有造於一般讀者。他曾選購了各種世界著名的偵探小說——多至二百餘種——消磨了他一年半的病院生活。當他出院的時候，便拋棄了他向日的成見，深自懺悔，認為偵探小說在文藝的領域中確有它獨立的範疇。同時他又給偵探小說訂下了幾個定例，於是便着手創作起來。那第一篇的貝森血案，就是他的嘗試的成功作品。因據他的自述，這貝森血案出版以後，接連着再版，在一年中間，他個人所獲，竟超過他在以往十年中著作上所獲的總數！這也可見他成功的一斑了。

范達痕的作風，是有獨立的體裁的。那主角凡士雖也採用了華生式的助手，——凡士常簡稱他范——但那助手卻祇緘默地專司紀錄，和華生的有時也許參加意見和動作，並不相同。那主角斐洛凡士的鎮靜，

嚴冷，幽默和諷諧中，往往參入諷刺成分的特性，也和別的主角不同。他所運用的偵探方法，也偏重於心理的分析方面。這是種新興的科學，以前的偵探小說，雖然間有採用過，若使和他比較，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語了。他的心理的演繹和推論，既然完全是根據科學的，所以那剝繭抽焦緊張詭奇的作品，除了給予讀者們一種懸疑和驚奇的刺激以外，還可以給予讀者們理智的啓示和導入科學的領域。這就是我介紹這作品的本旨。在現在科學思想落後的我國，一般人的理智，既都被那傳統的頹廢，迷信，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壓伏住了，那末，這種含有啓示作用的作品，至少總可當得一種適合這個時代的興奮劑。

斐洛凡士探案到現在為止，已出版了十一種，譯者已完全譯成，希望讀者們給予批評和指教。

斐洛凡士探案之一

# 奧森血案

范達痕著 程小青譯

世界書局印行

836

Kt

<2

書號: K725  
作者號: 535  
登記號: 14641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卅五年 五月新三版

貝森血案

實價國幣

外加運費匯費

原

著

者

美國范達痕

譯

者

者

程小 青

出

行

者

李煜瀛

所 上海及各埠 世界書局

勞力，現在情勢變動，這些案子忽然有了公佈的可能，我纔能把這些案子源源本本地披露出來——這種工作，若沒有我早先保存的摘錄和報紙剪條，那是決不可能的。

還有一點是可慶的。凡士第一件着手的案子，就是挨爾文貝森的被殺案。這案子不但在紐約的罪案錄中佔了最重要的一頁，同時還使凡士得到一種絕妙的機會，表現他的稀有的推理才能；並且因着這案子的性質的嚴重，又引起了他的興味，而從此以後，就使他從事這和他素性相近的活動。

這件案子對於凡士的發生關係是突如其來的，不過他在一月以前，也曾偶然向那地方律師有過一次請求。所以因着這件事情的發生，竟摧毀了凡士的規定生活，也可以說是他自取其咎。當六月十四的早上，我們的早餐還沒有全部完畢，這件事情突然臨着我們。因此之故，我們便把那一切關係購買舍贊畫件的事情立時停頓起來。但在這天的午後，我會到凱斯勒美術展覽會裏去過，纔知道那兩張凡士所特別中意的水彩畫，竟已被他人買去了。據我觀察，凡士雖已在貝森謀殺案上得到了勝利，又至少救援了一個無辜人

的被捕，但因此而失去了那兩幅他所心愛的小畫，所以至今他還是抱着缺憾。

那天早晨我被寇利引進了慰坐室中。寇利是一個老年的英國人，充當了凡士的司閹、侍從、傳達，有時候又兼充特別的廚子。我見凡士正坐在一隻很大的圈手椅上，穿着一件細絲的睡袍，一雙灰色的拖鞋，他的膝上還攤着一本伏辣特的關於舍贊畫件的書。

他很隨便地向我招呼道：「范，請恕我不立起來了。我的膝上正放着現代美術進化史的巨冊。並且你總知道這樣子早起，也很足使我困乏的。」

他把那畫冊一頁頁地翻着，偶然翻到一頁複印的畫，又不時停頓。

一回，他又說道：「這個伏辣特對於我們畏懼美術的國家，可算是大量的。他當真帶來了不少很好的舍贊的精品，昨天我會仔細瀏覽過。但那時候那凱斯勒在我旁邊，所以我已把我所喜歡的幾幅劃了出來。請你在今天早晨，展覽會一開門後，就給我買來。」

他授給我一本他已經劃過記號的小小的目錄。他帶着一種傲慢的微笑，又說道：「我知道這任

務在你是很難堪的。那些白紙上面染着些細小的線條，在你的法律眼光看來，也許要覺得毫無意思——你終要覺得這些畫片，比較那整齊的印字公文是完全不同的。並且無疑地你要以為有幾幅正顛倒掛着——

實際上委實有一幅倒掛着，連凱斯勒都沒有知道。老朋友，范，但你不用煩悶。這些畫委實是很美的，而且是有價值的珍品；如果想到再過幾年後的價值，現在的代價委實是不能算貴。對於那些愛錢的人，這委實是一種最好的投資——比較律師們所喜歡的依奎丹股票總合算得多。當我的可愛的姑母哀喀薩故世的時候，你對於那種股票也是很着魔的啊。」

凡士的一種熱情，就是美術——這不是狹義的個人欣賞的美術，卻是廣義的含着宇宙觀念的美術。但美術並不是他唯一的注意的東西，不過在他的好尚之中，佔了重要的位置。他對於日本和中國畫，有一種專門的鑑別力。他能鑑別各種繡帷和瓷器。有一次，我聽得他講過一次臨時的演說，講述關於希臘的坦那格刺陶器。這篇演說如果紀錄下來，一定可算是一種有趣而有價值的作品。

他的東三十八街的寓所，本是一宅兩層樓的舊式

貴邸，不過已經過局部的改造，形式上非常美觀。他的寓中充滿了不少稀有的古代和現代的東方美術品。他所收藏的中國畫，在本國的私人收藏家裏面可算絕無僅有。

凡士曾向我說過：「中國人畢竟是東方的大藝術家。他們的作品，大半都能表示一種深遠的哲學意味。那和中國相反的日本，卻祇是皮毛罷了。」

「我們把一種比裝飾品價值略高些的日本畫，和那意味深遠而含有特性的中國畫比較，便可見這中間相差的途徑很遠。到了清朝以後，中國畫不無有些衰頹的趨勢。但從精神方面觀察，我們還可以從他們的畫品中，發現很濃厚的哲學質素。」

凡士所收藏的骨董，種類的不同，正像一個博物院一般。內中有埃及的古瓶，雅典的陶器，西班牙的祭壇畫壁，意大利的琢石，印度的古佛，文藝復興時代的古刻，和早期的法蘭西象牙雕飾。還有其他的種種，若使列舉出來，儘可以編成一本小小的博物院目錄。

凡士在一般人眼中，也許要被稱做一個學藝不精的美術嗜好者，但這稱謂對於他實不公允。他是一個

有特殊修養的人，而且卓越異常。他有貴族的血統和本能。他看待自己，高出於一切尋常人們。他的態度上，常有一種對於一切下賤人們的輕視。那些和他接觸的人，大部分都把他當做一個媚上傲下的勢利人。可是在他的態度上無論謙恭或倨傲，卻絕沒有絲毫虛偽。他的勢利的表示，在智力方面，真像在社交方面一般。他厭憎愚蠢，更甚於粗俗和卑賤。他對於一切人們的活動非常注意，但這注意根據科學家的立場，卻不是人道主義者的見地。總而言之，他可算是一個缺乏動人魔力的異人。人們雖覺得難於讚賞他，但同時又覺得難於不喜歡他。

他的面貌是很俊秀的，不過他的嘴略帶些嚴刻的模樣，和他的高軒的眉毛也略有些兒傲氣。他的顴角豐滿和傾斜——這顴角近於美術家，卻不像是學者。他的一雙冷靜而灰色的眼睛，距離得很寬。他的鼻子細長而挺直，下額卻尖狹而凸出。近來我在約翰培力母所表演的漢姆立特劇中見了他的扮相，竟使我想起凡士的相貌恰很相像。

凡士的長度在六呎以內，英挺異常，人家見了，可以得到一種神經堅強的印象。他是一個擊劍專家，

在大學裏的時候，曾當過擊劍隊長。他又歡喜戶外運動；又有一種特長，對於任何技能，不須怎樣練習，便能嫺熟。他對於果而夫球尤其精熟，有一次會和我一塊兒和英國隊正式比賽。雖然如此，他卻厭惡步行。如果有乘車的方法，即使走一百碼遠，他也不願意的。

他的衣服總是時式的，雖一鈕一飾，都很注意，但也絕不炫異。他的大部分的時間，消磨在俱樂部裏。他所最接近的，就是史安佛遜俱樂部。據他告訴我，這俱樂部裏的會員，大半是政商階級，但他對於任何需用腦力的談論，卻從來不參加的。他偶然也到那較近代的歌劇院去，但大隊合組的音樂會中，他卻是一個常到的顧客。

有的時候，他竟然是一個我所難得瞧見的撲克專家。我所以提起這點，像凡士這樣的人物，竟也喜歡這種普通的游藝，未免有些可異；同時就因着這種撲克玩藝，實含着一種人類心理的科學。他對於這種智識實有特長，在我將要紀述的各種案子裏面，他是時常運用這特長的。

凡士的心理學智識，真是異乎尋常的。他有一種

正確鑑別人們的本能，又因着他的研究和誦讀，便使他這種天才發達到了可驚的限度。他對於學理上的心理學原則，完全深悉。他在學校裏的時候，差不多都集中在這一點上。此外他對宗教、歷史、希臘文學、生物學、公民學、政治經濟學、哲學、人類學、文學，理論的和實驗的心理學，和古代及近代的語言學等，都有相當的研究。

凡士的頭腦，充滿着豐富的哲學觀念。他憑着不受習俗、情感、和傳統迷信的束縛的能力，所以能够瞧到人們面具底下的動作，更深入到他們的衝動和目的。並且他靠著他的堅強的意志，絕對地免去輕信而能始終保存着冷靜而合論理的頭腦。他曾向我表示過道：「我們在瞭解一切關係人類的問題以前，要明白任何事情的真相，委實是不容易的。」

凡士是歡喜活動的，但不喜社交生活。據我記憶所及，竟想不出曾否遇見過像他一樣孤僻的人物。有時他偶然插身交際場中，那總是出於萬不得已。當那可紀念的早餐的上一晚，凡士就因着一件「不得已」的事情出去應酬；否則，那購買舍贊畫件的事情，他一定在上一晚就要和我討論了。當早餐的時候，那僕

人寇利把楊梅和煎蛋送進來時，凡士仍滔滔不絕地讀那畫品。事後我深感這件事的巧合。因為這天早晨，如果凡士照例安睡到九點鐘，當那地方律師造訪的時候，他還在高臥，那末，我勢必要失去四年有趣而動神的經歷，同時紐約的那些兇暴的罪犯也必要越發猖獗了。

凡士和我剛纔靠着椅背，進我們的第二杯咖啡和吸着一支紙烟，忽見寇利因着急促的門鈴聲響，趕出去開了前門，引了那地方律師走進我們的憩坐室來。他又顯出詫異又譏諷的樣子，舉起了兩手，呼道：「好啊！紐約城的第一名懶漢和美術欣賞者，此刻居然起身進早餐啦！」

凡士答道：「這一點真很慚愧！我要紅臉了！」但那地方律師的容態，並不像專為說笑話來的。他的臉兒突地沉著起來。

「凡士，有一件嚴重的事情，把我引到這裏來。我此刻很急忙。我為着實踐我的應許，特地來贊一贊——那挨爾文貝森被人謀殺了。」

凡士的眉毛懶洋洋地軒了一軒。他答道：「當真？這真糟了！但他也應得這樣的結果。無論如何，

你總沒有因此而怨恨的理由。請坐一坐，喝一杯寇利所製的獨一無二的咖啡。」他不等那來客答辯，便立起來按動電鈴。

地方律師麥根疑遲了一下，纔道：「也好，一兩分鐘的就攔，總不會有什麼出進。但這杯咖啡祇能一飲而盡了。」於是他就坐在我們對面的一隻椅子上。

## 第二章 屍屋中

(六月十四日，星期五，上午九時。)

你們總還記得，因着某報上對於前任地方律師丹墨奈海爾施以攻擊以後，那約翰麥根就得被選做紐約州的地方律師。他服務了四年。如果沒有那敵黨的政見衝突，他也許要第二任被選。他是一個不辭勞怨的公務員，對於一切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偵查，莫不勤謹從事。因着他辦事的公正廉明，不特贏得了他的選舉者的熱誠的贊許，就是那些政見上相反的敵黨，也對於他有一種創見的信任。

他就職了不多幾月，有一張報紙便給他加上一個「防守犬」的混號。這個混號他一直保持到任期的終了。他的四年中提起公訴的職務，造成了一種特異的紀錄，直到今天，在人們的法律或政治談話之中，還不時有人提起他。

麥根是一個高長而堅實身材的人，剛在四十中年。他的下頷修雉得很整潔。若沒有他的灰色的頭髮，他的面貌還像一個少年。在一般人眼光之中，他不能算是美秀的，但他有一種顯明的卓越氣概。他的

社交上的修養，也是在近今政務人員中難得見的。他雖然有一種魯莽和不肯忍氣的性質，但他的魯莽發生於高貴的本性，卻並不是和尋常人一般出於無禮的蠻橫。

他在職守和公務以外，卻是一個最懇摯的人。當我初次和他交接的時候，覺得他的態度是很溫婉的。可是這態度不久便被那嚴重的職守所奪，他好似變換了一種新的性格。那剛毅強項和執法如山的特性，便從那時在麥根的體格中產生出來。我在我們的交誼斷絕以前，曾好幾次目覩這種變換的情狀。就在這天早晨，他在凡士的慰坐室中和我面對面坐着，我也覺察他的嚴重的表示。因此，我已知道他對於這件挨爾文貝森的兇案，真是十二分操心呢。

他把他的咖啡很迅速地一飲而盡，隨即把杯子放下。那時凡士憑着那種戲笑的态度，默默地向他觀察。

凡士說道：「喂，你爲了貝森的被害，爲什麼這

樣子過分憂慮？你不見得就是殺人的兇手罷！」

麥根對於凡士的輕薄的俏語絕不理會。「我正要去貝森家去。你喜歡一塊兒去嗎？你向我說過，你要得些經驗。我特地變進來踐約的。」

我纔記得當數星期前，在史安佛孫俱樂部中，大家談起了流行於紐約的謀殺案件，因此，凡士曾表示願意在地方律師去偵查案子的時候，跟着去參觀一下。當時麥根就應允在下次偵查要案的時候，帶他同去。凡士因着研究人類行為的心理的興味，發生了這個願望，又因着他和麥根多年的交誼，他的請求便成了事實。

凡士懶洋洋地答道：「你不是能够記得任何事情嗎？即使一件不很有趣的事情，你竟也都能記得。這是一種可美的天賦啊！」他向壁爐簷上的小鐘瞧了一瞧，九點鐘祇缺數分了。「唉！這是一個難堪的鐘點，也許街上有人會瞧見我罷！」

麥根在他的椅子上很不耐似地，把身子仰向前些。

「你如果以為你的好奇心的滿足，能够抵償你早晨九點鐘時在街上被人瞧見的羞恥，那末，你應當趕

緊些了。我當然不能讓你穿着睡袍和拖鞋出去的。我等你更衣的時間，也決不能超過五分鐘的限度。」

凡士打着呵欠問道：「老友，為什麼急急呢？這個人已經死了，他當然不會跑掉啊。」

麥根催着道：「來，快些罷。這件事不是玩的，真十二分嚴重。從這案的表面上測度，也許要造成一種可怕的蜚語。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「我嗎？我當然跟隨着『爲民訴怨者』的腳踵。」

凡士說着，立起來很恭順地鞠了一個躬。

他按鈴叫喚寇利，吩咐把他的衣服取來。

「我現在要跟密司脫麥根去拜會一個死客，需要一件美觀些的衣服。外面的天氣熱得可穿一身絲織的嗎？……喂，帶一條花色的領帶。」

麥根咕着道：「我請你不要佩戴那綠色的康乃欣花罷。」

凡士作調笑聲道：「唉，唉，你居然也注意到裝飾。你豈不知道佩花的風尚現在已過了時？……你請把那貝森的事情說給我聽聽罷。」

凡士穿衣服了。寇利在旁邊助他。那穿着的速度，我卻難得瞧見。他嘴裏雖在說笑；但那種緊急而

着意的神氣，也可以表示他內心中正渴望着得到這一種新的經歷，並且希望他的機警而富於觀察力的頭腦，可以得到施展的機會。

地方律師說道：「我想你總也認識挨爾文貝森的。今天清早，他的管家婦打電話給那區的警署。據說伊發現伊的主人穿得齊齊整整地坐在他翹坐室中椅子上面，他的頭部，卻已被槍彈穿過。這消息當然立即送達到總署的電報部去。我的負責的幫辦，便即轉通知我。當時我定意把這件案子讓警察們照着規定的步驟去辦理。但半小時後，死者的哥哥貝森少佐打電話給我，請我爲着特別的交情，擔任這事。我和少佐認識了二十年，使我不能回絕。因此，我匆匆進了些早餐，立即動身往貝森家去。他住在西四十八街。當我經過你寓所的轉角，想起了你前次的請求，就特地變了進來，瞧瞧你是否願意同我一塊兒去。」

凡士一壁照着門旁邊的小小的鏡子，扣着一枚扣針，一壁低低地答道：「你真是很有心的。」接着，他旋轉來瞧我。「范，來罷。我們一塊兒去，瞧瞧這個死貝森。我確信有幾個麥根的助手們，一定會知道我向來最厭惡那些笨伯的。他們也許要把我牽涉進這

罪案裏去。但現在我靠着公務員的力量，可以比較安全了。……麥根，你總不會反對罷？」

「當然不會的。」

麥根嘴裏雖這樣允許，但我覺得他的意思似乎不很願意帶着我。我因着關心這一件案子，也絕不謙讓，就跟着凡士和麥根下樓。

當我們的車子向曼迪孫樹蔭路進行的時候，我暗地詫異。我旁邊的這兩個性情差異的人，怎樣會結成朋友？麥根是一個謹嚴而依從習俗的人；凡士的個性卻又放縱不羈，而處處帶着諷諧的意味。但他們的交誼，不但表面上如此，內心中似另有一種更深的契合。我覺得那麥根對於凡士的態度和見解，雖然時常表示反抗，但他佩服凡士的智力，卻又勝於佩服他的其他的友好。

我們一路上進行的時候，麥根現着鬱鬱擔憂的神氣。自從我們離了寓所，他不會說過一句說話。等到我們轉彎朝西，進了四十八街，凡士纔向他問話。

「在這樣子清早的時候去勸驗兇案，除了對那屍體脫帽以外，社交上還有什麼別的禮節？」

麥根咕嚕着道：「你儘管戴着你的帽子。」

「什麼？像一個猶太人這樣子嗎？多麼有趣啊！我也許應去掉鞋子，以免踏亂了足迹。」

麥根說道：「那也不消得。賓客們儘可以穿着整齊的服裝。這種事情和你們這班出風頭人們的夜宴，當然是不同的。」

「我的好麥根，你又扳着道德面孔了！」

麥根的心思分明有所專屬，並不理會凡士的說話。

他又正色說道：「有一兩件事，我想最好預先警告你。從這案子的表面上看來，勢必將哄動一時。那些從事偵查的人們，也不免要有些嫉功爭名的玩意兒。我現在參與這件案子，警察們一定不會對我有什么特別好感。所以你須謹慎些，不要撫摸他們的逆毛。我的助手此刻已經在那邊了。他告訴我那總稽查長已派海斯擔任這件案子。海斯是刑事部中的一個警佐，他此刻一定要以爲我所以參加此案，目的在得到社會上的佳譽。」

凡士問道：「在法定的關係上，你不是他的上司罷？」

「原是啊。因着這點，情勢上愈見棘手。……我

很願那少佐不會來委託我啊。」

凡士歎息道：「唉！這世界上充滿着海斯這樣的人！這些可惡的東西！」

麥根忙着糾正他道：「你不要誤會我。海斯是一個很好的人才。現在總部裏既派他擔任這件案子，便可見這案子性質的嚴重。我參加這件案子，當然不致於引起什麼不快。但我願意把空氣弄得越平安越好。不過我把你們兩位帶去，海斯一定要不贊成的。所以我請你特別審慎些纔好。」

凡士答道：「我倒要瞧瞧這位神經過敏的海斯先生哩。我一瞧見他，立刻可以送他一支最好的玫瑰色鑲頭的紙烟。」

麥根微笑着道：「你如果這樣，他也許要把你當做嫌疑人物，加以逮捕哩！」

我們的車兒突然在一宅古舊的棕色石頭的住宅面前停住。這屋子在四十八街的上首一邊，靠近第六路。這宅子的建築很講究，料想當建築的時候，對於堅久和美觀是同時注意的。屋的式子雖和附近隣屋彷彿，並無特異之點，但瞧那大門上和窗口上的石刻，卻比其他屋子富麗得多。

那屋子的前部和街路之間，有一條狹狹的石塊小徑。這石徑被一排高鐵欄圍隔着，所以那屋子的唯一的通路，就是前門。前門口有十級寬廣的石階，高出地面約有六尺。在那前門和右面的圍牆之間，有兩個大窗口，窗口外面裝着粗重的鐵柵。

有一大羣瞧鬧熱的閒人麇集在屋子外面。石級上站着幾個神情很起勁的少年，據我瞧來，大概是報館訪員。我們的汽車停時，有一個穿制服的警士，忙趕過來開門。這警士給麥根行了一種過分隆重的禮，又從人叢中給我們分出一條路來。另外有一個穿制服的警士，站在大門口的小小的走廊裏面，他一見了麥根，便立即把外門開了，又向我們很恭敬地行禮。

凡士嘻了一嘻，附耳說道：『大總統早安！』麥根咕着道：『安靜些罷。你即使不說這無聊的

笑話，我已經够煩惱哩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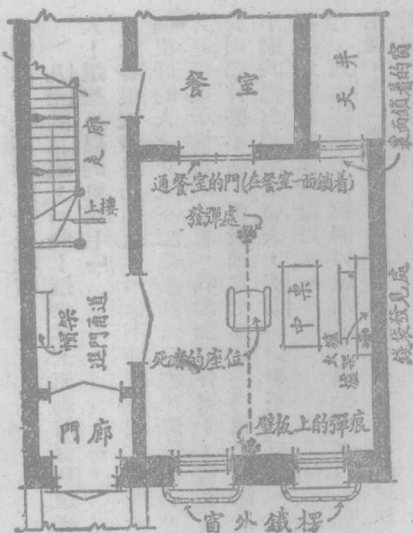
當我們穿過了那扇雕刻的橡木大門，踏進了那甬道，便瞧見那地方律師的幫辦鄧溫達。他是一個蒼黑而莊肅的少年，額上有幾條早熟的皺紋，人們一瞧見他，便能感到彷彿全人類的一切憂患都給他負擔起來了。

他顯着一種放懷安心的神氣，向麥根招呼道：「主任，早安，你來了，我快樂極了！這件案子似乎不易收拾。這是一種簡潔乾脆的謀殺案，沒有一毫線索」

麥根很快地點了點頭，他的眼光穿過了那助手，瞧到懸坐室去。

他問道：「誰在裏面呢？」

圖一 四十四街



鄧溫達答道：「從那總稽查長起始，全班人馬都在呢。」他說着，很失望似地聳了聳肩，似表示他對於這案子的絕望。

這時候，憩坐室的門口邊顯出一個身材偉碩的中年人，雖有緋色的容顏，却有一排密密的白鬚髭。他一見麥根，便伸着手掌很剛直地向前走來。我一望而知道他是總稽查長沃勃林，如今是掌管着全部警務的。他們兩人先各恭敬地招呼了，然後麥根把凡士和我介紹給他。總稽查長沃勃林只靜靜地點了點頭，徑自回進憩坐室去。麥根，鄧溫達，凡士和我跟着他。

憩坐室的入口處，安排着雙重而寬廣十呎的門，室的內部也很大，天花板也極高爽，形狀幾乎成正方的。兩扇窗是靠牆，另一扇是開在北面牆壁的靠右面，恰當屋子的後面。窗外邊便是石鋪的小天井，在這扇窗的左邊，有一扇通到後面餐室的滑動門。

小室非常富麗，壁上懸掛着幾幀精緻的賽馬的畫幅，和好幾件騎獵時的紀念品，地板上幾乎全鋪着深色的地氈。面向門口東邊牆壁的中間，嵌着一具粉飾的壁爐，配置了大理石的架，斜對着的右角裏又有一只銅鑲的胡桃木鋼琴。此外有一只玻璃門的桃花心木

的書櫥，一只罩着臺氈的書案，一只鑲嵌螺甸的小鼓，一只放着銅製茶缸的柚木架子，和一只甫爾細工面的六呎高的桌子。在桌邊靠甬道的一面，還有一張柳枝的大懶椅；扇形的椅背向着前面的窗。

埃爾文貝森的屍體正僵臥在這張懶椅上。

我雖然有過二年在大戰的前線，也見過各樣慘死的軀骸，可是一看到這個被殺的人，卻禁不住受到強烈的感情的陡變。在法國時，這種死亡之事差不多是我日常慣見的，然而一到此地，彷彿環境就反對這種不幸的遭遇了。炎夏的陽光射進小室，窗中不時地飛進城市的鶯嘈，正和生活的恬靜組織成一片。

貝森的屍體，斜倚得非常自然，彷彿我們闖進他的私邸，他也許會責問我們的樣子。他的頭凭着椅背，他的右腿擱在左腿上，成功一種安閑地休養的姿勢。他的右手靠在桌子上，左手把着椅子的邊沿。然而最足以顯出他自然的地方，是在他右手下的小書，大抵指分明還指着讀到的所在。

鎗彈是從前面擊入額角的；中彈的小孔因為給血所凝結，已成黑色了。懶椅後的地氈上有着一灘黝黑的污點，指明鎗彈穿過腦壳時所遺下的血。要是沒有

這些可怖的指示，有人也許要以為他是讀着書本而暫時歇息一下的呢。

他穿着一件陳舊的短衣，一雙紅氈的拖鞋，但也套着長脚褲和夜襯衫，而領結既沒有，領頭也散鬆着，好像要舒服些的樣子。他的體格當然不能算動人，因為髮既禿而軀幹則微胖。臉兒是瘦癯的，頸項是腫脹的。因為我嫌惡這種容態，所以對於他的簡單的觀察是完畢了；接着，我就再看室中其他的人們。

兩個雄偉的男子，正在細心地瞧着前邊窗子的方格眼。他們都有粗大的手掌和足背，黑氈的帽子又都推在額後。他們對於窗格的橫柵，彷彿感到特殊的興味；其中的一個，還用雙手捻住了窗格搖搖它，似乎要試驗它的強度。另一個人是中等身材，敏捷的外貌，美秀的鬚髥，在格子前彎着身體，注視於污穢的木料。桌子的那邊，有一個穿着藏青嘩叭衣服戴圓頂便帽的人，站着把兩手撐在腰際，肘節向外，考察那椅子上的恬靜的人形。他的黝黑的眼睛很狹小，方形的凸額很勁直地掛着。他用全神貫注着貝森的屍體，似乎從牠集中的注視中，便可以探究出謀殺的祕密。

另外一個有非常豐采的人，戴着珠寶商的大眼

鏡，立在後邊的窗前，把玩着手掌中的一樣小物件。我曾從照片上見過他，因而知道他是美國著名的槍砲專家。卡爾海其登隊長。他約摸有五十歲年紀，非常偉碩而運轉不靈的肩頭也很闊；他的體面的黑色制服更是龐大了數倍。他的外衣的後面是吊起的，而前面卻長及於膝蓋；不稱身的長脚褲掛到腳踝上，又很滑稽地摺了邊。他的頭是圓而大，耳朵則彷彿陷進了骨骼。他的嘴是全部給那斑白的鬚髥遮住的，這些鬚髥都往下長，做了他嘴唇的避濕巾。海其登隊長在紐約警署任事已近三十年，雖然他的外貌和舉止都可笑，而他是給人尊敬的。他如果關於火器或鎗傷有所發揮的話，總部的人員莫不信服領受。

在這憩坐室的後部靠近餐室門的一面，另外站着兩個人，正在很親密地談着。一個是偵緝部稽查員威廉莫郎；一個是麥根對我們說起過的刑事部警佐歐奈斯忒海斯。

當我們隨了總稽查長沃勃林走進室中時，各個人都暫停了自己的工作，很恭敬地望着那個地方律師。祇有海其登隊長，很匆速地對着麥根斜睨了一下，隨後仍舊把玩着手中的小物件，好像有一種冷淡的神